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十六

崔氏子方春秋經解

宋志十二卷

佚

春秋本例　例要

宋志二十卷今本十卷

存

子方自序曰春秋之法以為天下有中外侯國有大小位有尊卑情有疏戚不可得而齊也是故詳中夏而畧夷狄詳大國而畧小國詳內而畧外詳君而畧臣此春秋之義而日月之例所從生也著日以為詳著時以為畧又以詳畧之中而著月焉此例之常也然而事固有輕重矣安可不詳所重而畧所輕乎其

槩所重者日其次者月又其次者時此亦易明耳然
而以事之輕重錯於大小尊卑疏慼之閒又有變例
以為言者此日月之例至於參差不齊而後世之論
所以不能合也今考之春秋之法權事之輕重而著
之為例分其類而條次之可以具見而不疑若夫事
有疑於其例者則備論焉且嘗論聖人之書編年以
為體舉時以為名著日月以為例春秋固有例也而
日月之例蓋其本也故號本例嗚呼學者苟通乎此

則於春秋之義斯過半矣

陳振孫曰涪陵崔子方彥直撰紹聖中罷春秋取士子方三上書乞復之不報遂不應進士舉黄山谷稱曰六合有佳士曰崔彥直其人不遊諸公然則賢而有守可知矣其學辨三傳之是非而專以日月為例則正蹈其失而不悟也

玉海建炎二年六月江端友請下湖州取崔子方所著春秋傳藏祕書紹興六年八月子方之孫若上之

任氏伯雨 春秋繹聖新傳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任伯雨德翁撰解經不甚通例

玉海淳熙十二年二月任清叟進曾祖伯雨春秋繹聖傳十二卷付祕省

晁氏補之 左氏春秋傳雜論

宋志一卷

未見

王應麟曰元祐中晁補之撰左氏雜論一卷指左傳之失凡四十六條

晁氏說之春秋三傳說

三篇

存

劉氏弇春秋講義

佚

弁自序曰公天下之好惡者莫大乎好惡之心不存
焉好惡之心不存於是襃貶可寄而真好惡見矣春
秋之爲經非釀好惡者也非致喜怒者也非私予奪
者也爲孔子者得尺寸之柄効乎當世則春秋亦無
事於作矣幽厲既往滋削之周如日西薄奄奄就盡
一變而爲葵丘之會政在諸侯可也再變而爲溴梁
之會政在大夫猶之可也卒變而爲黃池之會則中
國之紀綱掃地而盡尚曰可哉此春秋之不得不作

也是故有闕之以謹其疑者如夏五郭公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之類是也有視世久近而為之者如辭顯於隱桓微於定哀之類是也有深探其本而加討者如天王狩于河陽趙盾許世子止弒其君之類是也有微物而吾無苟焉者如五石六鷁星隕如雨之類是也此其凡也有字之者有名之者有氏之者氏以誌其所自出名以謹其所當據字則於是乎進之矣有日之者有月之者有時之者其治是人也時為緩

月次焉時則於是乎操之為已蹙矣此其例也君臣之義廢見之於隱桓之事然也父子之恩絶見之於蒯聵出奔然也兄弟之愛蔑見之於鄭伯克段者然也夫婦之別喪見之於姜氏孫于齊者然也書尹氏卒所以譏世卿之尸國爵書公及邾儀父盟所以疾盟詛之始兆亂書公子翬如齊逆女則親迎之廢有如此者矣書天王使凡伯來聘則朝覲之廢有如此者矣書如齊納幣與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則喪紀祭

祀之廢有如此者矣此其槩也曰然則是書也而謂之春秋何也葢天地之所以舒慘百物其運在四時而春秋為隂陽之中聖人倣乎隂陽以信褒貶此魯人命春秋之意雖孔子亦莫之能易也自孔子歿傳春秋者中間有五而鄒氏夾氏獨滅泯不傳左氏公穀其大致不必一一盡同至唐有啖助趙匡兩人者其最有功於春秋者乎學者之於春秋患在求之太過拘之太甚求之太過則精理失拘之太甚則流入

於峭刻而不知變於此有一言而盡者道而已矣有兩言而盡者公與恕而已矣故曰聖人之言如江河諸儒泝沿妄入畎澮聖人之心如日星諸儒糾紛雲障霧塞此亦學者之大患也

楊氏_{湜}春秋地譜

通考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楊湜編十三國地皆釋以今州縣名

并為圖於其後蓋常氏已嘗有此書而湜增廣焉

謝氏湜春秋義

宋志二十四卷

佚

春秋總義

宋志三卷

佚

張氏大亨春秋通訓

宋志十六卷

佚

張大亨自序曰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某初蓋甞作例宗論立例之大要矣先生曰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使學者自得之予從事斯語十有餘年始得其彷彿通訓之學所謂去例以求經畧微文而視大體者

也

陳振孫曰直祕閣吳興張大亨嘉父撰其自序言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東坡一字和仲所謂趙郡和仲其東坡乎

按蘇籀雙溪集載嘉父以春秋義問東坡東坡答書云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用終不肯

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求之故僕以爲難未敢輕論也其書今載續集中嘉父自序稱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者蓋此書也

五禮例宗

宋志十卷

存

陳振孫曰例宗考究未爲詳洽

鄧氏驥春秋指蹤

宋志二十一卷

佚

程端學曰延平鄧驥字德稱

佚

黄氏裳春秋講義

佚

姓譜裳字冕仲浦城人元豐五年對策第一後官尚書贈資政殿大學士謚忠文

沈氏括春秋機括

宋志二卷 玉海三卷

未見

晁公武曰春秋譜也

王應麟曰元豐中沈括撰春秋機括三卷上卷以魯公甲子紀周及十二國年譜中卷載周及十二國譜系世次下卷記列國公子諸臣名氏其無異名者不錄

春秋左氏紀傳

宋志五十卷 通考三十卷

佚

李燾曰不著撰人名氏取丘明所著二書用司馬遷史記法君臣各為紀傳凡欲觀某國之治亂某人之臧否具行事本末畢陳於前不復錯見旁出可省繙閱之勤或事同而辭異者皆兩存之又因以得文章繁簡之度雖編削附離尚多不滿人意然亦可謂有其志矣獨所序世族譜繫既與釋例不同又非史遷

所記質諸世本亦不合也疑撰者别據他書今姑仍其舊以俟考求　又曰後在陵陽覩沈存中自誌乃知此書存中所著存中喜述作而此書終不滿人意史法信未易云

陸氏佃春秋後傳

宋志二十卷

未見

張氏根春秋指南

宋志十卷

佚

汪藻序曰六經惟春秋為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為人治而不明乎賞罰何以為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為萬世法也雖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有所謂婉而成章者然其襃貶一出乎天下是非之公豈故為殊絶甚高之論使後人有不可及之歎哉不知班固何所授之立為弟子退而

異言之說開後世諸儒相詬病之端使當時誠有異同不應復云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孟子去孔子百餘年於書武成詩雲漢莫不疑之至春秋則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未嘗片言致疑於其間也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出而聖人之經始不勝其繁好異者曰聖人之言宵

然幽深必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當㝠思而力探之於是枝葉蕃滋無所不至人人務其已說之勝而莫知求至當之歸乃至于而以父學為非弟子而以師說為愚況其他哉則春秋不明三傳亂之也本朝自熙寧以來學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間篤學而好之者蓋不為無人然一時章分句析之學勝故雖春秋亦穿鑿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門余過山陽吳園先生張公在焉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

年無以學為也余嘗以諸國縱横例而類見之聖人之意了然矣當令子見吾書余未及受而先生亡未幾先生之書盛行於士大夫間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意豈遠人哉曲學蔽之耳先生閉户讀書二十餘年其見於世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則求聖人之心而得之者豈獨此書乎哉雖然以此書考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見矣

晁公武曰吳園先生張根知常撰以征伐會盟年經

而國緯

陳振孫曰專以編年旁通該括諸國之事如指諸掌又為解例亦用旁通法其他辨疑雜論諸篇畧要義多所發明

林氏之奇春秋通解

佚

黄澤曰林少穎春秋說大抵不純其書時月日篇曰或曰經之書月書日豈都無意乎曰此史例也非經

意也何以言之夫史以編年為書故必書日月以次事之先後若事無巨細槩書月書日則事紊而無條矣勢必先為之法何等事則時而已何等事則月之何等事則月而又日之所以分事之輕重緩急也故事之緩者則書時或月事之急者則書日焉所謂緩者何人事則朝聘會遇侵地伐國逆女乞師災異則螟水旱無冰星孛之類皆非一日之事故或時或月焉所謂急者何祭祀盟戰外諸侯内大夫卒災異日

食地震星隕火災之類皆一日之事故日之也間有當日而不日者史闕文也且日食當日者也莊公之世有不日者二內大夫卒亦當日者也自隱至宣時有不日者蓋世遠而簡編有不完者也又有例皆不日而日者如經書葬諸侯幾百處書日者數處而已蓋諸侯之葬雖有以我往而書然亦須彼來告而我方往也故告以日則書日焉然則葬多不以日告者不可必其日也以魯國猶有雨不克葬者二況他國

乎或曰葬而來告豈有據乎曰成公十年五月晉侯獳卒七月公如晉明年三月始還自晉晉侯書卒而不書葬者以公在其國而不來告也夫事或時而不月或月而不日或時月而又日之舊史之文也二百年後而孔子修春秋使直欲書日以謹惡而史或闕之則何以補之哉孟子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焉則以知尊王律諸侯誅叛黜僭此出於聖人修經之法也若夫編年以著代書時日月以別事之同異

皆循舊史而無所增損焉林氏書時月日凡兩篇此篇最當理

葉氏夢得春秋傳

宋志二十卷

存

夢得自序曰春秋為魯而作乎為周而作乎為當時諸侯而作乎為天下後世而作乎曰為魯而作春秋非魯之史也曰為周作春秋非周之史也曰為當時

諸侯作春秋非當時諸侯之史也夫以一天下之大必有興立者矣可施之一時不可施之萬世天下終不可立也然則爲天下作歟爲後世作歟故即魯史而爲之經求之天理則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朋友也夫婦也無不在也求之人事則治也教也禮也政也刑也事也無不備也以上則日星雷雹雨雹霜雪之見於天者皆著也以下則山崩地震水旱無冰之見於地者皆列也泛求之萬物則螽螟蝝蜚麋蜮鸜

鴿之於鳥獸麥苗李梅雨冰殺菽之於草木者亦無一而或遺也而吾以一王之法筆削於其間穹然如天之在上未嘗容其心而可與可奪可是可非可生可殺秋毫莫之逃焉迎之不見其始要之不見其終是以其書斷取十有二公以法天之大數備四時以為年而正其行事號之曰春秋以自比於天由是可以為帝由是可以為王由是霸者無所用其力由是亂臣賊子無所竄其身前乎此聖人者作固有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外也後乎此聖人者作復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加也是以當孔子時雖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自孔子没而三家作吾不知於孔子親聞之歟傳聞之歟至於今千有餘歲天下之言春秋者惟三而已孟子不云乎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子之自言則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春秋者史也所以作春秋者經也故可與通天下曰事不可與通天下曰義左氏傳事不傳義是

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不知經故也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不知史故也由乎百世之後而出乎百世之上孰能覈事之實而察義之當歟惟知春秋之所以作為天下也為後世也其所自比者天也其所同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事義更相發明猶天之在上有目所可共覩則其為與為奪為是為非為生為殺者庶幾或得而窺之矣天之既

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

也後世必有作者焉乃酌三家求史與經試嘗為之

言以俟後之君子而擇其中其亦有當爾乎其亦無

當爾乎作春秋傳二十篇

春秋考

宋志三十卷

佚

春秋讞

宋志三十卷

佚

真德秀曰春秋讞考傳三書石林先生葉公之所作也自熙寧用事之臣倡為新經之說既天下學士大夫以談春秋為諱有年矣是書作於絶學之餘所以闢邪說黜異端章明天理遏止人欲其有補於世教為不淺也公之文孫來守延平出是書鋟木而傳之蓋有意於淑斯人如此學者其勉旃

陳振孫曰夢得傳考讞三書各有序其序讞曰以春秋為用法之君而已聽之有不盡其辭則欺民有不盡其法則欺君凡啖趙論三家之失為辨疑劉氏廣啖趙之遺為權衡合二書正其差誤而補其疏畧目之曰讞其序考曰君子不難於攻人之失而難於正已之是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非自其讞推之知吾之所正為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之所擇為不誣也而後可以

觀吾傳其序傳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其不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與經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更相發明以作傳其為書辨訂考究無不精詳然其取何休之說以十二公為法天之大數則所未可曉也

葉筠曰先祖左丞著春秋讞考傳三書各為之序併刊於南劍郡齋

宋志二卷

佚

南窗紀談葉石林為春秋書其别有四觧釋音義曰傳訂證事實曰考搯擊三傳曰讞編排凡例曰例嘗語徐惇濟曰吾之為此名前古所未有也惇濟曰呉程秉著書三萬餘言曰周易摘尚書駮論語弼得毋近是乎石林大喜

石林春秋

宋志八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三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十七

劉氏絢春秋

通考十二卷玉海五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劉絢質夫撰絢學於二程伯淳嘗語

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之未易保也斯人之至吾無疑焉正叔亦曰游吾門者亦多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有李參序

陳振孫曰所解明正簡切

中興國史志絢傳說多出於頤書而頤以為不盡本意更為之未及竟故莊公以後解釋多殘闕

楊氏時春秋說

一卷

未見

蕭氏楚春秋經辨

宋志十卷

佚

胡銓序曰左朝散郎試兵部尚書諸路軍事都督府參謀軍事事呂祉奏禮部牒檢尚書省黃牒三省同奉手詔朕以寡昧御艱難之統明不能燭德不能綏思聞讜言以輔不逮乃稽舊章設賢良方正之科而未

有應令豈朕菲德不足以來四方之賢歟抑搜揚之道有未至也朕旣遭家不造煢煢在疚而天戒朕躬太陽有異氛氣四合朕甚懼焉中外侍從之臣其遵俞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朕將詳延於廷諏以過失次第施用承天意者臣伏覩左承直郎新改差判湖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銓性行恬粹器識宏遠自少年登甲科屛居田里不願出仕日從鄉人蕭楚學春秋明易象博極羣書歷考前代

治亂多識前言往行十餘年間所蓄頗富試而用之必有可覩伏望朝廷更賜審察使候勅旨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劄與呂祉依紹興元年九月十一日已降指揮具官胡銓詞業繳進右劄付胡銓蓋七年六月一日也銓既進詞業即其日除樞密院編修官於是先生歿已數年其學始大行於世時宰相張忠獻公後參知政事張公守陳公與義聞先生名皆願見其書而不可得後忠獻公得先生所著戰辨

喟然嘆謂銓是可謂切中時病矣明年冬銓以妄言不可與金虜和議觸宰相秦檜嗔罷編修官削爵竄嶺表凡八年而新州守張棣觀望朝廷意旨奏從銓朱崖島上又八年而内徙合江險阻艱難食有併日衣無禦冬而先生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暇則教子且訓生徒各授一經朝夕肄業所得綴集成易禮記春秋傳又覃思詩書周官凡十有七年而未能卒業然冗贅之説𢿱散之文皆先生緒餘也銓自癸未夏迄

辛卯秋凡四入經筵忝天顔備顧問或及經學則謹

對曰先生寶臣之師頃得旨進羣經傳王音丁寧有

速寫進來之諭儻遂一經天目則先生之學爝然愈

光豈特銓得以糾思遺老而已哉羅氏兄弟泳泌博

學君子也欲鋟板以傳且乞銓叙所以固辭不可於

是乎書乾道壬辰

陳振孫曰廬陵蕭楚子荆撰紹聖中貢禮部不第蔡

京用事與其徒馮澥書言蔡將為宋王莽誓不復仕

死建炎中自號三顧隱客門人謚為清節先生胡邦衡師事之以春秋登甲科歸拜牀下楚告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不可辱毋禍我春秋乃佳邦衡志其墓

江西通志蕭楚泰和人自漢唐以來春秋專門槩癖於傳楚獨以經授著經辨四十九篇

黄氏頴春秋左氏事類

佚

周氏武仲春秋左傳編類

三十卷

佚

楊時作墓志曰公常病春秋左氏傳叙事隔涉年月學者不得其統於是創新銓次其事各列於諸國俾易覽焉

閩書周武仲字憲之浦城人歴官吏部尚書以朝請大夫致仕

羅氏棐恭春秋指蹤

佚

春秋盟會圖

佚

胡銓志墓曰棐恭字欽若廬陵人武岡軍太守增廣左氏指蹤春秋盟會圖二書有詩文三十卷號不欺先生集

曾氏元忠春秋歷法

佚

江氏琦春秋經解

三十卷辨疑一卷

佚

胡銓志墓曰琦字全叔建陽縣人宣和三年賜進士出身左宣教郎生平無他嗜好獨研究春秋之旨裒古今傳注參校取舍雖祁寒盛暑不少輟者十年嘗述其所見數條就正於楊公時楊公撫書歎曰百世

之絶學留心者幾希吾老矣之子勉旃後進有望焉

著春秋經解三十卷辨疑一篇以紹興十二年卒

羅氏從彦春秋指歸

佚

從彦自序曰余聞伊川先生有緒言曰三王之法各

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聖人

以謂三王不可復回且慮後世聖人之不作也故作

此一書以遺惠後人使後之作者不必德若湯武亦

足以啟三代之治也大略如此春秋誠百王之通法耶先儒之說春秋不然先儒紛紛不足道孟子於聖門葢得其傳者也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孟子之說春秋者也然未嘗以春秋為百王之通法也伊川何從而得之哉已而反求諸其心不立一毫不失不曠一以其言徵之豁若夢覺曰春秋之為春秋也尚矣乃今知之自周室板蕩宣王撥

亂反正其詩美之小有吉日鴻鴈大有崧高烝民不幸繼以幽王而驪山之禍作焉然而文武之澤未殄也故平王東遷人猶望其興復也及其久也政益衰法益壞黍離變為國風陵遲極矣方是時也去文王已五百餘歲矣天生聖人又不見用春秋於此時儻不復作天下不胥為禽獸者吾不敢信也故夫子因魯史一十二公始隱終麟以二百四十年之事創為一代之典善善而惡惡是是而非非寛不慢猛不殘

文不華實不陋久而彌光可謂垂後世傳無窮真後王之懿範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此書之謂乎或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信然乎曰春秋自隱公以來征伐四出盟會紛然迨莊歷僖楚人大為中國患於時尊天子攘夷狄使天下不遂左衽者桓文二公之力也故伐楚之役齊桓稱爵城濮之戰文公以霸自後世言之二公之功烈莫盛焉自三王之時

言之不免為罪也首止之會河陽之狩是也夫子因其事以辭之以明王道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非有甚高難行之行卓異之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治矣書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典也禮也皆天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父子之間而禮以文之者也故春秋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為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

而天下之為人臣者莫敢不忠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氏之言抑有由也或曰孔子删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三王之道盡於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經論其理春秋見之行事春秋聖人之用也龜山嘗告人曰春秋其事之終與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亦以此也久矣哉春秋之揜於傳注也猶鑑揜於塵不有人刮垢摩光以還其明則是後之學者將終不覩聖人之心天下生靈將終

不見三代之治而夫子生平之志將終不行理必無
是也此伊川之所以有春秋傳也近世說春秋者多
矣政和歲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於毘陵授學有年
盡衷得其書以歸惟春秋傳未之或覩也宣和之初
自輦下趨郏鄏門人尹焞出以授予退而考合於經
驗之獲心而參之以古今之學蓋其所得者十五六
於春秋大義譬如日月經天河海帶地莫不昭然微
詞妙旨譬如璣衡之察時有所見用是掇其至當者

作指歸又因前人纂集之功分别條章裁成義例者作釋例未知中否要須雍容自盡於燕閒靜一之中遲之以歲月積之以力久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則於春秋之學其庶幾乎

陸氏宰春秋後傳補遺

宋志一卷

未見

陳振孫曰陸佃撰春秋後傳補遺者其子宰所作也

寀字元鈞游之父

稅氏安禮春秋列國圖說

一卷

存

安禮自序曰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爵五品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周室既衰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春秋之世

見於經傳者總一百二十四國若夫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朝會盟聘圍伐滅入孔子筆之於經丘明公穀發明於傳至今想見其處今掇其著者附次之

陸元輔曰世所傳春秋列國指掌圖說刊本以為蘇軾撰誤也蓋稅安禮作

王氏居正春秋本義

十二卷

佚

呂氏本中春秋集解

宋志十二卷又呂祖謙集解三十卷

存

趙希弁曰春秋集解三十卷東萊先生所著也長沙陳邕和父為之序

陳振孫曰春秋集解十二卷呂本中撰自三傳而下集諸家之說各記其名氏然不過陸氏及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崧老胡文定數家而已大略如杜

謬會義而所擇頗精却無自己議論

朱子曰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詩傳相似

宋史呂本中字居仁元祐宰相公著之曾孫好問之

子從楊時游酢尹焞遊紹興六年賜進士出身擢起

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八年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權

直學士院學者稱為東萊先生卒諡文清

按趙氏讀書附志以春秋集解為東萊先生

所著而不書其名蓋呂氏自右丞好問從金

華成公述家傳稱爲東萊公而居仁爲右丞子學山谷為詩作西江宗派圖學者亦稱為東萊先生然則呂氏三世皆以東萊為目成公特最著者耳陳氏書錄解題撮居仁集解大旨謂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合之今書良然而宋史藝文志於春秋集解三十卷直書成公姓名世遂因之考成公年譜

凡有著述必書獨春秋集解不書疑世所傳三十卷即居仁所撰惟卷帙多寡未合而陳和父之序無存此學者之疑猶未能釋也

謝氏逸春秋廣微

佚

姓譜逸字無逸臨川人舉進士不第以詩文自娛學者稱為谿堂先生

徐氏俯春秋解義

佚

中興聖政錄紹興三年二月右諫議徐俯進春秋解義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用左氏說父在故名上謂俯曰魯威公簒立天王當致討既四年不問乃使其宰往聘失政刑矣故書名以貶之俯乞編之記注

陳氏禾春秋傳

宋志十二卷

佚

春秋統論

宋志一卷

佚

張氏[浚]春秋觧

六卷

佚

李氏[光]左氏說

十卷

佚

許氏翰襄陵春秋集傳

佚

李綱後序曰孔子道大天下莫能用因魯史作春秋以俟後世君子雖具義難知然大旨不過尊王黜霸褒善貶惡内諸夏外夷狄志天道謹人事而已春秋經世其言簡而法三傳緯經其說博而詳簡而法者必待夫博而詳者載事實釋義例然後聖人之志因

以不泯而後世得以知之猶天之垂象昭回森布推步占驗非得甘石之書則何以仰觀此三傳之於聖人所以不為無功也然三家者所聞見異辭所傳異辭各有所長而時有異同不合之說則學春秋者宜精思深考揆之以道索之以理取其是而去其非則聖人經世之志得矣或者舍經而信傳則是得枝葉而忘本也棄傳而觀經則是去甘石之書而窺天也二者胥失余患此久矣襄陽許崧老作春秋集傳取

三家之說不悖於聖人者著之篇刪去其所不然又斷以自得之意有發於三傳之所不能言者得而讀之豁然如披雲霧而覩天日之清明燦然如汰沙石而見金玉之精粹然後知三傳果有功於春秋而集傳又有功於三傳至於斷以自得之意則與三家者齊驅而並駕也其於學者豈小補哉噫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筆削之餘游夏不能措一辭使得其時而道可行於天下則誅賞廢置宜何如哉雖不

見行事而埀之空言猶足以使後世知君臣父子之道故太史公曰有國者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者不通春秋之義必陷誅絶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然則學者其可不盡心乎欲盡心焉當自此書始

王禕曰泰山孫氏專以書法論褒貶襄陵許氏永嘉

陳氏專以書法論世變

胡氏銓春秋集善

宋志十三卷

佚

陳振孫曰端明殿學士廬陵胡銓邦衡撰銓既事蕭楚為春秋學復學於胡文定公安國南遷後作此書

張䫌公為之序

洪氏晧春秋紀詠

宋志三十卷

佚

程端學曰鄱陽洪皓元弼撰

宇文氏虚中春秋紀詠

宋志三十卷

佚

辛氏次膺春秋屬辭比事

宋志五卷

佚

王氏(葆)東宮春秋講義

宋志三卷

佚

春秋備論

二卷

佚

春秋集傳

宋志十五卷

佚

周必大作墓志曰祿字彥光吳郡崑山人宣和六年進士權國子司業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出為浙東提點刑獄積官左朝請大夫留意經學尤邃於春秋嘗讀孟子彼善於此之句悟聖人作經本旨以為當時名卿有功而賢者莫如管仲子產晏子而三人者姓名略不槩見其他可類推矣又云聖經如化

工造物有自然法象蓋昔人所未嘗及者用心三十年乃成集傳十五卷去取是非不措一毫私意於其間書成歎吾精力盡於此後當有知我者嗚呼庶幾無愧古之儒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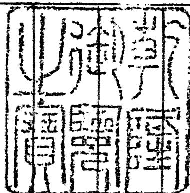
陳振孫曰監察御史王禔彦光撰朱新仲為作序禔周益公之婦翁也其說多用胡氏

龔明之曰彦光最長於春秋有集觧十五卷備論五

卷

蔡氏幼學春秋解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五至一百八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慈意誠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十八

胡氏安國春秋傳

宋志三十卷

存

安國自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

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敘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

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乎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

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

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為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

北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
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
謹述所聞為之說以獻雖微辭奥義或未貫通然尊
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
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張九成曰近世春秋之學伊川開其端劉質夫廣其
意至胡文定而其說大明
晁公武曰皇朝胡安國被旨撰安國師程頤其傳春

秋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采孟子莊周董仲舒
王通邵堯夫程明道張横渠程正叔之説以潤色之
朱子曰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闔精神
又曰春秋是魯史合作時王之月　又曰夫子周
之臣子不改周正朔
中興國史志安國書與孫覺合者十六七
陳振孫曰紹興中經筵所進大綱本孟子而微旨多
以程氏之説為據近世學春秋者皆宗之通旨者所

與其徒問答及其他議論條例凡二百餘章其子寧輯為一書

黄仲炎曰孔子雖因顔淵之問有取於夏時不應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時冠月而朱熹氏非之當矣孔子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強而尊天子疾大夫之偪而存諸侯憤吳楚之横而貴中國此皆臣子所得為者孔子不敢辭焉若夫更革當代之王制如所謂夏時冠周月竊

用天子之賞罰決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將以律當世之僭其可自為僭哉　又曰說元年曰體元所謂體元者春秋以一為元示大始而欲正本也王者即位必體元以立極使如其說則春秋果黜周而王魯矣

黄震曰文定說春秋以春為夏正之春建寅而非建子可也以月為周之月則時與月異又存疑而未決也故晦庵先生以為若如胡氏學則月與時事常差

兩月恐聖人作經不若是之紛更也

黄淵曰胡文定潛心三十年而傳始成然夏時冠周月之論至今可疑

宋鑑紹興四年夏四月新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胡安國乞以本官奉祠詔安國經筵舊臣以疾辭郡重憫勞之可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春秋傳俟書成進入以稱朕崇儒重道之意

玉海紹興五年四月詔徽猷閣待制胡安國經筵舊

臣令以所著春秋傳纂述成書進入十年三月書成

上之詔奬諭除寶文直學士賜銀幣傳凡三十卷十萬餘言載孟氏而下七家發明綱領之辭於首傳外復有總貫條例與證據史傳及學徒問答二百餘章子寧集録名曰通旨一卷

熊朋來曰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見於答顔淵問為邦者然也至於因魯史作春秋乃當時諸侯奉時王正朔以為國史所書之月為周正所書之時亦周正經

傳日月自可互證而儒者猶欲執夏時之說以棄之
譬如孔子言車豈必止言殷輅哉

陳櫟曰月數於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以春秋左傳孟子後漢書陳寵傳極為明著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時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可見十二月丙子為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

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豈非夏十一月乎經有
只書時者僖十年冬大雨雪蓋以酉戌為冬也使夏
時之冬而大雪何足以為異而記之襄二十八年春
無冰蓋以子丑月為春也使夏時之春而無冰何足
以為異而記之春秋祥瑞不錄災異乃載惟夏時八
九月而大雪不當嚴寒而嚴寒夏時十一月十二月
而無冰當嚴寒而不嚴寒故異而書之耳春蒐夏苗
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

郎杜氏註曰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魯雖按夏
時之冬而於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即書曰春狩于
郎此所謂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亦然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魯雖按夏時之春於
卯辰之月行春田之蒐夫子只書曰夏蒐于比蒲此
所謂夏非周之夏而何以次年又書五月蒐于比蒲
亦然也陳寵傳尤明白曰天以為正周以為春註曰
今十一月也地以為正殷以為春註云今十二月也

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註云今正月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等不待多言而明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爲非子月而於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

臧如梓曰春王正月胡文定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晦菴以爲不如此然宗之者衆

黄澤曰諸家說春秋於經不合則屈傳以伸經於傳

不合亦屈經以伸傳屈經伸傳者杜預輩是也屈傳伸經者胡文定諸公是也如謂夫子用夏時冠周月其為聖經之害者莫此為甚　又曰春秋遵用周正理明義正無可疑者胡文定公始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蔡氏雖自謂晦菴門人而其書傳乃直主不改月之說亦引商秦為證是不改月之說開端於文定而遂成於蔡氏按胡氏云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據此所謂以夏時冠周

月最害大義於聖經之累不小據所引商秦不改月為證是周亦未嘗改月據夏時冠周月是孔子始改時又云仲尼無其位而改正朔則是正月亦皆孔子所改其舛誤益甚蓋由所見實未明而欲含糊兩端故雖主周正而又疑於時之不可改既主夏時而亦疑於建子之非春是以徒費心思而進退無據其誤在於兼取用夏從周是欲兩可而不知理實不通古人註釋縱謬卻不至此晦菴先生曰某親見文定家

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晦菴之說明白如此而不能救學者之惑可

勝歎哉　又曰春王正月此不過周之時周之正月而據文定則春字是夫子特筆故曰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孔子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則正月亦是夫子所改蔡九峯則謂周未嘗改月引史記冬十月為證如此則時或是夫子所移易以此說夫子豈不誤哉潭之愚見只是依據三傳及漢儒之說定以夫子春秋是奉王者正朔以建子為正此是尊王第一義決無改易其荅顔子行夏之時乃是為萬世通

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秋也

蔣悌生曰近世明經取士專用胡氏傳葢取其議論正大若曰一一合乎筆削之初意則未敢必其然也

梁寅曰信公穀之過求襃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也

劉永之曰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可自為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

氏之春秋自為一書焉可也

何喬新曰宋之論春秋而有成書者無如胡文定公文定之傳精白而博贍忼慨而精切然所失者信公穀太過求褒貶太詳多非本旨

彭時曰先生平生著述皆有關名教而發明春秋之功為尤大蓋春秋孔子之親筆聖人經世之志在焉非若他經可以訓詁通自左公穀以來傳注之行無慮百家文舛辭煩卒無定說聖人之宏綱大旨往往

鬱而不明致使王安石詆以為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官庸非聖經以衆説晦而安石無獨見之明故耶先生自壯年即服膺是經心領神悟獨得聖人之精微當宋南渡時執經進講深見獎重及承詔作傳乃參考百家一折衷之以至理推闡微辭發明奥義其於扶三綱叙九法抑邪説正人心與夫尊王内夏之意尤惓惓焉自是春秋之大義復明矣於戲周東遷而春秋作宋南渡而傳義明先聖後賢千古

一心豈斯文之興固自有其時與向使安石幸而生先生之後得聞其說將崇信是經之不暇而何詆棄之耶惟其不幸出於先生之前不能超衆說以有見是以得罪於聖人取譏於後世也然則先生之於是經誠可謂繼往聖於既絶開來學於無窮其衛道息邪之功於是為大矣

胡居仁曰胡氏春秋傳多穿鑿文定既學於謝顯道不應不取程子傳而自作傳雖有祖程子者又不當

不表程子而以為已說也

李裕曰宋儒病漢儒好言災異而胡康侯傳春秋往往引用其說如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於北斗昭公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康侯之傳何嘗不全用董仲舒劉向之說耶然又不明言也

阜爾康曰胡文定當南渡時發憤著書志固有在中間詞旨激揚或有所過而昭大義明大法炳如日星不可磨滅也

羅喻義曰胡氏誤認天子之事為春秋賞人黜人作許大舉措及問所黜則滕杞而已此豈天子事耶

尤侗曰胡傳專以復讐為義割經義以從已說此宋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

俞汝言曰胡氏之傳借經以抒已志非仲尼之本旨

何其偉曰春秋晉荀吳帥師伐陸渾之戎書以大之也胡氏乃曰舉其名氏非褒辭也猶屢屢以戒窮兵於遠者夫胡氏當建炎間以春秋入侍此何時也而

猶屢屢焉以戒窮兵於遠者金人之起海角也遠者也宋未嘗窮兵也胡為而徽欽北胡為而康王南尋則奔明州走温州胡氏以春秋進而輒戒窮兵其君復詡詡曰安國所講春秋吾率二十四日讀一遍嗟夫惟熟於胡氏之春秋而戒窮兵戒窮兵而厭兵厭兵而後和議決矣吾不知所謂因事而進規者其義安在

毛竒齡曰胡氏傳解經之中畔經尤甚胡氏傳出而

孔子之道熄矣　又曰三正紀云正朔三而改此三代以前皆改正也且改正必改月改月必改時亦無可擬議者而胡氏曰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不知商亦改月左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慎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是明言夏殷周之盡改月也陳寵曰十二月地以

為正殷以為春是商亦改時也漢律歷志引書序及古伊訓篇文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而班固隨觧之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蓋是年值月朔冬至故云則是十二月者乃夏之十一月正冬至郊祀之時故因祀方明奉先王以配上帝竝非新君即位改元之始月也若夫春秋之改時月可指數者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夫秋當有麥

苗乎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八月雪也若十月則小雪矣而何書也隱九年三月震電此正月雷也若三月則啓蟄久矣而何足怪也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此非春也冬也若果春則冰泮矣又若僖五年傳春王正月日南至天下無寅月而冬至者昭二十年傳二月日南至夫二月春將分矣而日始南至無是理也乃胡氏不知何據逞其武斷謂以夏時冠周月致有明數百年盡爲所惑夫子月

稱正冬月稱春經傳顯然而云春秋用夏時不可解也至隱公不書即位胡氏自造一例曰上不禀命於天子内不承國於先君大夫扳已立而即立之則不書即位隱之不書是仲尼削之也則春秋二百四十餘年凡列國立君或爭或篡或出或入何嘗一禀命天子至不承先君則桓不承隱宣不承文定不承昭而三君偏得書即位何也據曰隱之不書仲尼削之則桓之得書將必仲尼褎之矣夫亂賊其可褎乎乃

自知難通於桓即位傳則曰美惡不嫌同辭於宣即位傳則曰一美一惡不嫌相同夫美惡可同是善惡混也亂莫大於善惡混乃以夫子作春秋而使善惡混則或褒或貶何所分別吾不意胡氏之學一開卷間即辭窮理屈如此

春秋通例

宋志一卷

存

胡氏寧春秋通旨

宋志一卷

未見

吳萊後序曰自宋季德安之潰有趙先生者北至燕燕趙之間學徒從者殆百人嘗手出一二經傳及春秋胡氏傳故今胡氏之說特盛行胡氏正傳三十卷傳外又有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章子寧集之名曰春秋通旨輔傳而行當胡氏傳春秋時光

堯南渡父讐未報國步日蹙將相大臣去戰主和寢忘東京宮闕西京陵寢而不有者是故特假春秋之說進之經筵且見內夏外夷若是之嚴主辱臣死若是之酷冀一悟主聽則長淮不至於自畫江左不可以偏安此固非後世學春秋之通論也然而胡氏傳文大槩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參所集程說頗相出入胡氏蓋多取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之通旨故曰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與畫

筆何異惟其隨事而變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世之讀春秋者自能知之固不可以昔者歆向之學而異論矣趙先生者諱復字仁甫國初南伐攻德安潰之仁甫遭擄遇姚文獻公軍中文獻與言信奇士仁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欲北且蘄死會夜月出即逃乃亟被鞍躍馬號積尸間見其解髮脫屨仰天呼泣蓋欲求至水裔而未溺也文獻曉以徒死無益乃還然後盡出程朱性理等書及諸經傳

故今文獻與許文正公遂爲當代儒宗仁甫爲有以發之也先正有云世之去聖日遠故學者惟傳經最難仁甫當天下擾攘之際乃能盡發先儒傳疏而傳之不亦難乎上在潛邸嘗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雖在燕久常有江漢之思誠若是則吾仁甫亦無媿乎胡傳之學矣

陸元輔曰胡寧字和仲崇安人安國季子用蔭補官

名試館職除敕令所删定官遷太常寺丞祠部郎出為夔州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歸安國之傳春秋也編纂檢討多出寧手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之世稱茅堂先生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十九

鄭氏樵夾漈春秋傳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春秋考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春秋地名譜

宋志十卷

未見

樵自述曰按春秋之經則魯史記也初無同異之文亦無彼此之說良由三家所傳之書有異同故是非從此起臣作春秋考所以是正經文以凡有異同者

皆是訛謬古者簡編艱繁學者希見親書惟以口相
授左氏世為楚史親見官書其訛差少然有所訛從
文起公穀漢之經生惟是口傳其訛差多然有所訛
從音起以此辨之了無滯礙又有春秋傳十二卷以
明經之旨備見周之憲章
陳振孫曰其學大抵工於考究而義理多迂僻
石氏公孫春秋類例
宋志十二卷

佚

中興聖政録紹興初詔鄉貢進士石公孺李郁並令赴都堂審察公孺臨海人長於春秋傳不事科舉郁光澤人父深元祐黨人母陳瓘兄弟也郁早從楊時學時以女妻之

程端學曰會稽石氏公孺

姓譜字長孺高隱不仕高宗詔求遺逸名對稱旨命之官固辭高宗曰卿當為朕勉受一官乃授廸功郎

進其所作春秋類例命藏祕閣

李氏_棠春秋時論

宋志一卷

佚

程端學曰蜀李氏棠子思

王應麟曰建炎中李棠專采時議為論一十八篇

任氏_續春秋五始五禮論

五卷

佚

高氏閌息齋春秋集注

通考十四卷

未見

陳振孫曰禮部侍郎鄞髙閌抑崇撰其學專本程氏

序文可見

程珌曰公之學蓋欲沿伊川之書以求聖人之心者

如言平王在位日久恬於頽靡無復振起之略諸侯

專肆變法壞紀亂臣賊子接迹海内平王不可望矣故託始於隱公及二百四十年之後齊晉又衰政出大夫吳楚橫行中國不復知有周矣故終於越入吳其志慮可謂深長而規模可謂正大惜乎排擯沮抑不使其身獲安於朝廷之上書雖不廢於當時而道則不行於天下愚是以讀公之書悲公之志然猶幸其書之存也

樓鑰序曰吾鄉四明慶歷皇祐間杜楊二王及我高

祖正議號五先生俱以文學行誼表率於鄉杜先生
又繼之講明經術名公輩起儒風益振其後伊洛二
程先生之門得其傳以歸者惟故禮部侍郎高公公
天資純粹濟以勤敏師友淵源學問精詣入上庠登
舍選已有盛名諸公貴人爭欲壻之拂衣而歸建炎
二年陞補上舍紹興改元德音免殿試賜進士出身
十三年高宗初建太學遴擇名儒為四方所推服者
為少司成公實應選士子雲集凡學之規則皆所裁

定明年三月車駕幸學講易泰卦於上前擢貳卿將
嚮用矣以直道忤時卒一斥不復家居數年中壽而
殁頃端明汪公登從班奏言學行出處之詳始詔復
次對官諸子而公之名愈顯矣自頃王荆公廢春秋
之學公獨躭玩遺經專以程氏為本又博采諸儒之
說為之集注其說粹然一出於正然猶未行於世也
仲子得全知黄州始取遺槀刻之而屬某以序某生
長外家汪氏于公有連雖生晚不及承教而猶記拜

公牀下竊聞之公既投閒杜門屏居略不以事物自攖日有定課風雨弗渝此書之所以成也嗚呼泰山孫公明復著尊王發微深欲明夫子襃貶之旨伊川先生則謂後世以史觀春秋謂襃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自有春秋以來未有發此秘者公亦曰仲尼懼先王經世之法墜地莫傳欲立為中制俾萬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王法而託始於隱公以文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望魯之子孫

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萬世通行之法也其推明伊川之意類如此昔曾子每誦夫子之言則必曰吾聞諸夫子子夏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曾子罪之説者曰言其不稱師也觀公之序直引伊川之序不更一詞可謂稱師而得其所本矣伊川有序而傳未成公之書成而未有序此當屬之深於春秋者某何人而敢與此黄州言之再四竊幸得託名於不腐乃勿敢辭公諱閎字抑崇子孫能守家法其

興未有艾也

張萱曰宋紹興間禮部侍郎廣陵高閌著其說專以程傳為本又博采諸儒之論而集為注大旨謂仲尼懼先王經世之法莫傳立為中制俾萬世可通行故假周以立法而託始於隱公皆推明伊川之意也

浙江通志高閌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元年進士

鄭氏剛中左氏九六編

三卷

佚

剛中自序曰左氏載春秋卜筮頗詳筮之遇周易者之卦一十三變爲二十六无變者三論卦體以明事而不由筮得者八總三十有七卦蠱凡兩書予志欲集爲一書久而未暇近乃成之凡卦之見於左氏者各畫其所得象具載事本與筮史之論其有疑渾可加臆説或近世推占之説似相契驗者輒附會其後仍以八宮分卦并逐卦之變體先之共三卷通號曰

左氏九六篇庶簡而易求也所集成偶讀元凱書太康元年自江陵還襄陽會汲縣民有發其界内舊塚者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藏入祕府元凱晚得見之書多雜碎奇怪惟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又别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氏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人名異哉予今所作是乃師春之意乎其人其書茫然千古之上疏集同異不可得而知矣紹興庚午正月

韓氏

韓氏璝春秋人表

宋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紹興中作

程端學曰璝字叔夏潁川人

環氏中左氏二十國年表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列國臣子表

宋志十卷

佚

程端學曰環中字應仲淮陽人

中興聖政錄紹興四年六月玉海作五年五月祕書丞環中

知臨江軍中嘗進春秋年表沈與求奏不當先魯而

後周上曰士大夫著述謬舛容有之中為人臣乃不

知尊王之義豈可置之三館

鄧氏名世春秋四譜

宋志六卷

佚

宋鑑紹興四年三月詔草澤鄧名世引見上殿名世初以劉大中薦名赴行在獻所著春秋四譜上命為迪功郎

玉海鄧名世上春秋四譜六卷以經傳國語參合援據為國譜年譜地譜人譜三月引見九月賜出身充

史館抆勘

姓譜鄧名世字元亞臨川人先是議臣禁學春秋名世獨嗜之試有司屢以援春秋見黜乃益研究經旨考三傳同異往往發諸儒所未及御史劉大中宣諭江南錄其書以進遂以布衣上殿賜出身除勅令所刪修官兼史館抆勘又有春秋論說春秋類史春秋公子譜列國諸臣圖左氏韻語

辨論譜說

宋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辨論譜說十篇一卷辨先儒言經傳之失

考訂明切

朱氏震春秋左氏講義

三卷

佚

王海紹興五年三月詔侍講朱震范沖專講左氏傳

震進講義三卷

范氏沖春秋左氏講義

宋志四卷

佚

玉海紹興中侍講范沖進左氏講義四卷

李氏棠春秋至當集

佚

春秋纖閫

佚

春秋集解

佚

魏了翁誌曰公字清叔蜀人紹興十八年進士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郎中太府少卿自號桃溪先生公講學臨篇皆探源尋流取法前古有春秋至當集春秋機關春秋集解經語提要

黄氏顓瑩春秋說

佚

陳氏長方春秋傳

佚

張昶曰長方字齊之其先長樂人居吳中步里紹興間以進士終江陰軍教授所著有春秋禮記尚書傳

吳氏曾春秋考異

宋志四卷

佚

按春秋考異陳氏書錄解題云不著名氏錄三傳經文之異者而宋藝文志題作吳曾今從之

左氏發揮

宋志六卷

佚

陳振孫曰臨川吳曾虎臣撰取左氏所載事時為之論若史評之類

宋鑑紹興十一年六月壬午布衣吳曾特補右迪功郎

曾獻所著春秋發揮而宜有是命

夏氏沭春秋素志

宋志三百一十五卷

佚

春秋麟臺獨講

宋志十一卷

佚

王應麟曰夏沐撰春秋素志二百十五卷凡三百萬言謂出於元聖素王之志名曰素志又略其文而約說之為麟臺獨講十一卷

句龍氏傳春秋三傳分國紀事本末

佚

馬端臨曰夾江句龍傳明甫撰

劉光祖序略曰傳字明甫精於春秋三傳博習詳考又分國而紀之自東周而下大國次國特書小國滅

國附見不獨紀其事與其文而兼著其義凡采其說者數十家蓋嗜古尊經之士確乎其能自信者也

黄氏 叔敖 春秋講義

宋志五卷

佚

程氏 迥 春秋傳

宋志二十卷

佚

朱子曰沙隨春秋解說滕子來朝最好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如何桓二年便書滕子來朝或以為時王所黜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或以為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皆書子豈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為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

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省少易供此說卻是何故緣後面鄭朝晉云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非獨是鄭伯當時小國多是如此

春秋顯微例目

宋志一卷

佚

方氏淑春秋直音

宋志三卷

佚

陳振孫曰德清丞方淑智善撰劉給事一止為作序以學者多不通音切故於每字切脚之下直著其音蓋古文未有反切為音訓者皆如此服虔如淳文頴輩於漢書音義可見

畢氏良史春秋正辭

宋志二十卷

佚

春秋通例

十五卷

佚

玉海紹興十三年正月畢良史獻春秋正辭二十卷

詔諫議羅汝楫司業高閌看詳來上特改京官

陳振孫曰知盱眙軍東平畢良史撰良史為東京留

守屬官東京再陷留金三年著此書已而得歸表上之

北盟會編畢良史字少董蔡州人

陳氏知柔春秋義例

十二卷

佚

吳氏仁傑春秋論

未見

洪氏邁春秋左氏傳法語

宋志六卷

未見

徐氏端卿麟經淵源論

十篇

佚

魏了翁志曰武義徐君諱端卿字子長紹興十一年

進士教授鎮江嘗著麟經淵源論十篇

董氏自任春秋總鑑

宋志十二卷

佚

玉海紹興十二年十二月詔董自任上春秋總鑑可采宜處以太學錄之職其書祕省錄進凡十二卷類集本末而為解義

程端學曰廬陵人

劉氏本春秋中論

宋志三十卷

佚

王應麟曰紹興中著

程端學曰長樂人

洪氏興祖春秋本旨

通考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知饒州丹陽洪興祖慶善撰其序言三代

各立一王之法其末皆有弊春秋經世之大法通萬世而無弊又言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治歴者即周天之數以為度又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學者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若此類多先儒所未發其解經義精而通矣輿祖嘗為程瑀作論語觧序忤秦檜貶昭州以死

黄震曰浮溪序春秋本旨直謂仲尼復生不能易而

末乃歸之興祖可草辟雍封禪之儀則文人之妄意

談經其舛甚矣

晁氏公武春秋故訓傳

宋志三十卷

佚

續館閣書目淳熙中晁公武進春秋故訓傳三十卷

張氏九成春秋講義

一卷

存

按張氏春秋講義載橫浦集適英殿進講凡三篇一曹伯來朝一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一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海昌縣庠所講二篇一發題一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又日新録載翬帥師一篇

王氏彥休春秋解

佚

王庭珪序曰王澤竭於不競之晚周然後春秋作然六經俱焚於秦自漢以來采取古人逸篇往往出於菑川濟南齊魯諸生之所掇拾惟春秋出聖人之筆時有斷闕要非後之儒者所能竄一詞也世之為春秋學者其說鋒起解詁論釋至數十百家類以詞氣相擊排黨枯竹䕶朽骨徒為異論以相訾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彼去聖人千百年之後取其焚餘殘脫之篇益鑿其說以出新意失其旨矣余崇寧

中始遊廬陵郡學是時朝廷方以經術訓士海內外悉用三舍法獨春秋不置博士故鼓篋升堂無問春秋者惟王彥休以宿學老儒時能誦說而學者終不暇習彼年復詔天下立學以是經天子之事首尊用之於是彥休之學久湮沒而近乃出焉若彥休者可謂能守其所學窮年而不易特未見有入室操戈而伐之者耳惜其老矣不能以是發策決科編次其書丐余文以冠之

羊氏永德春秋發微

佚

括蒼彙紀羊永德縉雲人紹興中進士官奉議郎徽州通判師事吕成公

桂氏績類左傳寰宇志作桂續

十六卷

佚

廣信府志桂績字彥成紹興乙丑進士終浙西運𨒼

黄氏開春秋妙旨 麟經總論

佚

徐氏人傑春秋發微

佚

朱氏恮春秋羣疑辨

二卷

佚

晏穆曰浦陽朱恮師黄山薛大觀大觀善於說春秋

能紹述平陽孫公復遺旨登其門者亡慮千餘人惟

佺實得其要領

柳貫曰浦陽朱佺撰後有石陵倪朴跋語覩其所述

大槩本尊王發微

王氏十朋春秋解

佚

周氏聿春秋大義

佚

張氏𧫴春秋輿論

佚

右見章俊卿羣書考索載一篇

鄭氏綺穀梁合經論

佚

晏𥢆志墓曰處士諱綺字宗文傳家學以春秋為宗其所篤好獨在穀梁氏撰穀梁合經論三萬言乾道中賜號曰沖素處士

揭傒斯曰處士穀梁合經論多發擿微辭

金華府志浦江義門鄭氏起宋建炎迄明正統歷三百餘年五十四世合居聚食自綺始也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六